

# 語絲

期九十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大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孫中山先生

開明

孫中山先生終於故去了。料想社會上照例來蓋棺論定，一定毀譽紛起，一時難得要領。我們于孫中山先生無恩無怨，既非此黨亦非彼系的人，說幾句話或者較為公平確實，所以我來寫這幾行質樸無華的紀念文字。

我不把孫中山先生當作神人，所以我承認他也有些缺點，——就是希臘的神人也有許多缺點，且正因此而令人感到親近。我們不必苦心去想替他辯解，反正辯解無用，不辯解也無妨，因為我們要整個地去看他的偉大來，不用枝枝節節他計較，武者小路實篤在詩集雜三百六十五中有一首小詩過，

「一棵大樹，  
要全部的去看他，  
別去單找那蟲蛀的葉！  
咳，小子！」

我們也應當這樣地看。我們看孫中山先生第一感到的的是他四十年來的革命事業。我們不必去細翻他的傳記，繁徵博引地來加以頌贊，

只這中華民國四字便是最大的證據與紀念：只要這民國一日不倒，他的榮譽便一日存在，凡是民國的人民也就沒有一人會忘記他。正確地說，中華民國的下二字現在還未實現，所做到的單是上二字，——辛亥時所謂「光復舊物」，雖然段芝泉先生打倒復辟却又放溥儀到大連去，于中國有什麼後患尚不可知。我未曾見過孫中山先生一面，但始終是個民族主義者，因此覺得即使他于三民五權等別的政治上面沒有主張及成就，即此從中國人的腦袋瓜兒上攻下豬尾巴來的一件事也就儘够我們的感激與尊重了，我上邊說無恩無怨，其實也有語病，因為我們無一不受到光復之恩，事業固然要多人去實做纔能成功，而多人之中非有一人號召主持則事也無成，孫中山先生便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的這樣的一個人。

孫中山先生年紀也不小了，重要事業的一部分也已完成了，此刻死去，正如別人所說可以算是「心安而理得」了；還有未完成的工作自應由後死者負担去繼續進行，本來不能專靠

着他老人家，要他活一百二十歲來替後生們謀幸福生活，不過仔細想想，有不能不為孫中山先生悲者，便是再老實地說，中國連民族革命也還在沒有完成。不必說溥儀在逃與遺老謀叛，就是多數國民也何嘗不北望傾心，私祝松花江之妖魚為「小皇」而來！孫中山先生在歡迎聲中來，在哀悼聲中死于中國的首都北京，可謂備受全國之尊崇，但「夷考其實」則商會反對歡迎而建議復尊號，市人以「孫文」為亂黨一如滿清時，甚至知識階級亦在言論界上吐露敵視之意，于題目及語氣間寄其所望速死的微旨。嗚呼，此是何等世界！昔者耶穌欲圖精神的革命，卒為猶太人強迫羅馬總督磔之于十字架上，孫中山先生以革命而受羣衆的仇恨，在習于為奴的中國民族中或者也是當然的吧。孫中山先生不以革命死于滿清或洪憲政府之手，而得安然壽終于北京之一室，在愛惜先生者未

## 本 期 目 錄

孫中山先生	開明
孫中山先生最早的政治主張	顧頡剛
快樂	劉廷芳
古文秘訣	開明
怪異的印象	一公
道學藝術家的兩派	子榮
董道士的傳說	雍也
批評家李笠翁(通信)	朱湘

嘗不以爲大幸，但由別一方面看來却又不能不爲先生感到無限的悲哀也。

中國人所最歡迎的東西，大約無過于賣國賊，因爲能夠介紹他們去給異族做奴隸，其次纔是自己能夠作踐他們奴使他們的暴君。我們翻開正史野史來看，實在年代久遠了，奴隸的癮一時難以戒絕，或者也是難怪的，——但是此後却不能再任其猖獗了。照現在這樣下去，不但民國不會實現，連中華也頗危險，孫文小史不能說絕無再板的機會。我到底不是預言家保羅，本不必寫出這樣的麵包歌來警世，不過「心所爲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崇拜孫中山先生的自然還從三民五權上去著力進行，我的意見則此刻還應特別注重民族主義，拔去國民的奴氣惰性，百事纔能進步，否則仍然是路柳牆花，賣身度日，孫中山先生把他從滿人手中救出，不久他還爬到什麼國腳的腳下去了。「不幸而吾言中，不聽則國必亡！」

十四年三月十三日。

## 孫中山先生最早的政治主張

張

顧頌剛

孫中山先生死了，有許多人來囑我做輓聯和祭文。我不生最恨的是這些東西，因爲牠們只是掉弄對仗和聲調的把戲，毫沒有真實的情感，既踏蹋了許多寫作的時間，又損壞了許多乾淨的布帛，非

常可惜。若是自己不會做而請人代做，自己沒有話而替人家想出一番話來，更是無聊到了萬分。三年前，我的祖母死了，在沒有出殯之前，照例每天應由女人哭五次。主婦們都嫌得累了，便令老媽子代哭。後來老媽子也嫌得煩了，她們三推四讓的推着，必得主人命令了誰去，然後去喊叫幾聲完事。有一天，一個老媽子正在唱哭調時，忽然不自禁地啞的一聲笑出來了。別人都嫌怪她，我獨以爲這是人情；她原沒有哭的感情，怎能叫他準了時刻而發出哭的聲音呢。現在孫先生之死，我自己不願作老媽子式的代哭，也不願人家用了老媽子的哭法去哀悼他。我以為我們若肯對他作真實的追悼，應當把他的主張努力的實行，把他的歷史盡心的搜集，把他的人格充分的表現。

去年五月，我翻看光緒中的萬國公報，搜取史料。適陳援庵先生見過，談起裏邊有孫中山先生的文字。依了他的話去檢覓，果在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九月和十月兩期（六十九，七十卷）中找到。題目是『上李傅相書』，下面署着『廣東香山來稿』。李傅相即李鴻章，那時他正做北洋大臣。文中稱『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按近日報載他生於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年十月，則

到甲午年已三十歲。或者這篇文字不是這年做的，或者他的計年是用西法，以足一年爲一歲，則至癸巳十月爲足二十八歲，在甲午的十月以前爲未足二十九歲，皆不可知。

這封書去了之後，李鴻章意見如何，我們無從知道。但這書發表之時已在中日戰爭中，他正弄的焦頭爛額，明年又出使日本議和，救亡之不暇，那還想得到這種『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呢。所以這書去了之後沒有發生什麼影響，是料得到的。

乙未（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設興中會，謀革命，預備在廣州起事。不幸事洩：逃到國外去了。（見最近之五十年）經過了十七年的奮鬥，而回國任臨時大總統。

這篇文字，雖沒有革命的意味，但這是孫先生的最早的政治主張，也是他的根本的政治見解。在政治學史上，在孫先生的史傳上，都很重要，我們應當寶貴。我們看他以『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事爲綱，而條分縷析，立出許多節目，各各推本而言，可見他頭腦的清楚，眼光的遠大；又可見他不幸生在這時，空有政治之才而不克展布，他即是不能盡其才的一個。我們若要追悼孫先生，應



該閉了門把這文字多讀上幾遍，想想孫先生在二十八歲時的見解是怎樣的，他在這三十二年中的經歷又是怎樣的，我們現在應當如何才可對得起他，我們現在應當如何才可使孫先生的繼起者得盡其才。這才是正當的追悼。若只管用繁文縟節的儀式來追悼他，多送輓聯祭文來恭維他，這正是此文中所謂『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為物不能盡用之一端，徒然見得我們的沒有出息罷了！

一九二五，三，一四。

顧頡剛點畢記。

宮太傅辭中堂鈞座，

敬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教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于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闕奧。當今光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

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逃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於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勉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于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

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是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勗勉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呼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經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大有唐虞之用息，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什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十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練達皆為監工，商情講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以，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

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監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民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為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即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

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亦不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生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

願天生人為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為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蠶蝨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即無

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濬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他以收其地利也。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為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為日用之需要，每年人口為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為無用，今可煉為藥品，煉為顏料。又煮沙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礬精，煉石以為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



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為用較萬物為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願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尚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丁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蠶紛，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開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縷廢絲，

織絨呢，則化無用為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天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其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為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入口抽

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到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為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為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為體恤，不為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為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并興；兵餉以商財為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并澳土者，商力為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

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闔閭，關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廩，求上國之名都以為租界，集殊方之貨寶，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為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增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為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為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

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做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牛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問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

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唇為之焦，舌為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成！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為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盲漸愈，逮乎法釐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為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為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辭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



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驚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并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殺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與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通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

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人農政學堂者，而所聚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游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况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通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爰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烟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效，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烟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

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析，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于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于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尙毅然而成之，况于農桑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惟垂鑒。文謹稟。

# 快樂

劉廷芳

倘若快樂是金錢換得來的，  
我便揮起巨斧，  
切斷四肢，  
送給街頭屠戶，  
當狗肉賣，  
我決不計較代價，  
因為我所希望的，  
不過是剎那的歡娛。

倘若快樂是金錢換得來的，  
我便甘願  
把我的靈魂  
永租給馬門(Mammon)  
他的條件  
無論何等苛刻，  
必不使我憂愁，  
因為生活原來是一堆敗絮，  
除去了體貼入微的溫柔，

# 古文秘訣

開明

明陶詒齡著小柴桑楠楠錄兩卷，據自序上說乃「柴桑老人錄所以訓子姓之言也」。其書仿佛模擬顏氏家訓，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著述，十年前在鄉間，很有點「鄉曲之見」，喜歡蒐集明清越人的著作的時候，因為這是陶石

梁的著書，又是崇禎八年(1635)刻本，所以從大路口的舊書店裏把他帶回家來了。今天偶然拏出來翻閱，在上卷第五葉看見這一節文章，覺得很有意思。

「元末閩人林鈺爲文好用奇字，然非素習但臨文檢書換易，使人不能曉。稍久，人或問之，併鈺亦自不識也。昔有以意作草書，寫畢付姪瞻錄，姪不能讀指字請問，佇視良久，恚曰，何不早問？所謂熟寫冷不識，皆可笑。」

我于是想起徐文長的話來了。我見過明刻湯海若的選集兩卷，名曰問棘郵草，是徐渭批釋，張汝霖校的，牡丹亭文章的漂亮大家都是知重的，「良辰美景奈何天」這幾節我幼時還讀熟能背，現在看他的正經詩文却是怎樣地古奧不通。上卷裏有一篇感士不遇賦，都是些怪話，徐文長在題目下批上「逼騷矣」三字，表示稱贊之意，于末後却註上這幾句：

「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

但這決不是什麼貶詞，實在只是發表怎麼作古文的奧義罷了，因為他在篇首眉批中這樣地說過：

「有古字無今字，有古語無今語時却是如此。」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作古文的人的幾項意見，(1)此刻作文也須如此，因為古時如此；(2)作文重在古字古語，道理不打緊；(3)其方法則在于以古字易今字。我雖是不會做古文的，却深信這確是向來做古文的不傳之

秘法，現在偶然在兩部四庫不收的「閑書」上碰巧發見，從此度得金鍼，大家想去逼騷逼社都沒有什麼困難了。我並不想註冊專利，所以公布出來，聊以嘉惠後學。

末了我因此又得了一個副產物的大發見，便是做古文的都是在做文章而不是說話。我當初以爲作古文也是說話，如我們作文的樣子，不過古文家把「噉，劉二，給我拏飯來！」這一句話改作「咨汝劉仲棗盛子」而已，現在纔知道不然：他們如這樣說，並不是真叫是拿飯來，(這樣說時劉二本來也不會懂，)實在只因古人有過這一類的話所以也學說一句。第一個說是說話，是表現意思，無論他用怎樣的詞句；第二個說即是做文章，是猴子學人樣了。我們能夠鑑賞真的古文，不管他怎麼古，但是見了那些偽古文便滿身不舒服，即使不至于惡心，就是這個緣故。

# 怪異的印象

一公

當我兒時，只要一想起所謂「皇帝」，馬上浮現出一個怪印象；就是一個穿黃的，而且是穿純黃的人直挺挺的坐着，另外有幾個人蒲伏着，戰慄着，不管是夜半還是黎明，他總是這般坐着。至于所謂「皇帝」也者何以永不站起，永不躺倒，那是從來沒有想過的，今日亦無由自白了。

這個印象是頗怪異，却怪異得合于情理；是十分荒唐，但又怎樣的真實啊。生長於江南，



未嘗「膽寒就日」的我何以能有此？真是奇蹟！最近浦儀（所謂皇帝）在日本館時，尚有遺老之流天天去碰響頭，足證我的兒時夢絕非虛幻了。

然這類貴大清國的往事原可不必提起了，——實在也應當注意的。至於敵中華民國的元首，所謂「我們的執政」也者又留給我輩細民麼樣一個印象呢？自然是大不同了。——是嗎？

我在北池子某校有點功課，上星期五那一天是初次到校。我素性懶散極了，必挨到時間到了方走，而敵寓距校又不甚遠，一出大街，就看見五步一兵，十步一警，森嚴夾衛着。我愕然，我又恍然，我的高鄰快出門了，我竟躬逢其盛！

如閱兵時的走過了東四牌樓，怎樣的驕傲呢！可是終于被吆喝了。往前，不許；往後，不許；站住，還是不許。這可難辦了。（我倒想得一個「善後」的辦法；以後「我們執政」將出巡的那一天，預先在政府公報上用頭號字登一通告——或者竟下一明令，禁止百姓們在街市上行走。如此，在「上頭」想，庶乎可以肅靜迴避，無所遺憾；在「下頭」想，也可以見機而作，不致于走了半截路，弄得進退維谷了；豈不兩便？不知善後會議的諸公會想到嗎？我希望他們不要忘記。）我既非封神榜中的土行孫，又非西遊記中的孫人聖，如何能迎風銷化了呢。——還是請教老納罷。『你說那兒去？』他們畢竟聰明，而且又講人道，指給我們一個煤

廠，叫把車拉進去。車把有一半露在門外，還是不依，必要全部進去了才好。內外之別如此謹嚴，古聖先賢之遺澤何其長耶？

聽喇叭鳴鳴然，快來了罷？沒有！聽警笛溜溜的，這次來了罷？沒有！煤廠裏的人和車子，以被驅逐而越聚越多，都肅恭地伺候着。我們的執政姍姍而不來。

恭候已良久，我終沒聽見他們一句兩句的閒言閒語，可見北京市民恭順性絕對不容懷疑了，無論京報副刊上的討論如何的熱鬧。

不知道為什麼，大駕並未先行，而我們居然「有僭」了。這究竟太失體統，所以出廠才幾步，又被吆喝而止于道左了。車夫是恭恭敬敬的站住，我也只得正襟危坐——下來反正走不了，鶴立何如安坐呢？

好容易對付了一陣，過街往北，繞道而行；耳後驟聞軍樂大振。趕快回頭，一輛汽車兩個（？）武士夾着，疾馳去了。這其中或有我們的執政在，但我終于無緣「識荆」。他是和活佛談天去了。

我深深的吁了一口氣，匆匆的到了校，上課的時間已過了一半，我迷迷胡胡的向學生們道歉。一轉念，不禁啞然自笑。我有做執政代表的榮耀嗎？

我以後想起「執政」來，永久是坐着大汽車，在許多兵士夾衛中狂奔着，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北京市民們——我也在內——老是在白般恭恭敬敬的伺候着；無論是在黑夜還是在白

天。十四年的民國建國史竟抵不住區區小孩子的癖氣，您說我這人多們有出息！

### 道學藝術家的兩派子 榮

我最愛那「不道德」的詩人惠耳倫 (Paul Verlaine)，尤其是法朗西 (France) 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老罪人，我真想發命令說，「葛思達斯，進天堂來！」倘若我有這個權力。然而我因此很討厭那道學家，以及那道學的「藝術家」(Pharisaic Artists)。這種道學藝術家可以分作兩類，却是一樣的討厭：我所最討厭的東西除了這個之外只有非戲子而喜高聲唱戲的人們了（但在我耳目所及之外唱着我也不去管他。）這兩類如具體的說，可以稱作（1）情波記派與（2）贈嬌寓派。

情波記的著者是什麼人，現在可以不說；因為我們不是在評論個人，只是「借光」請來代表他這一派的思潮。這一派的教條是：假如男女有了關係，這都是女的不好，男的是分所當然，因為現社會許可男子如是，而女子則古云「傾城傾國」，又曰「禍水」。倘若後來女子厭棄了他，他可以發表二人間的祕密，恫嚇她逼她回來，因為夫為妻綱，而且女子既失了貞當然應受社會的侮辱，連使她生氣的也當然在內。這些態度決不配說有一毫藝術氣，但是十足地道學氣了：道學云者即照社會公眾所規定許可而行，自覺滿足，併利用以損人利己之謂也。所謂拆白黨的存在之理由也即在此，不

過他們不自稱藝術家，稍有不同耳。這種情波記派的思想如不消滅，新的性道德難有養成的希望，因為他是傳統的一個活代表。

贈嬌寓的妙詩想大家不會忘記罷？他是傳統的又一個活代表，所以也是真正的老牌道學家。人家或者要問，那樣猥褻的詩怎麼會是道學的呢？我說，猥褻我是決不反對的，而且還彷彿有點歡迎的樣子，但是要猥褻得好，即是一則要有藝術趣味，二則要他是反道學的，與現行的禮教權威相抗的，這纔可取；若是照現社會所許可而說猥褻話，那與情波記的利用男性的權利一樣地是卑劣的道學根性。只看詩中「雜事還堪續秘辛」一句便表示道學氣無復餘蘊，因為崧升菴做過一篇雜事秘辛，所以敢續他一下子：第一個敢做的是藝術家，跟着走的便無意思，他不是冒險只是取巧了。野蠻社會裏對於男女私情懲辦極嚴，却有敢嘗試的人，可以稱作殉情；沒有這個勇氣而循俗去狎妓或畜妾，却未免是卑怯的漁色。這個譬喻可以拿來用在藝術上，我們承認雅歌或雜事秘辛或沈淪是藝術作品，但不能不拒絕傳統的肉麻詩于門外，請他同情波記一類歸在所謂道學藝術項下去，近來青年缺少革命氣，偶有稍新或近似激烈的言行，仔細一看却仍是傳統思想的變相，上邊所說兩派思潮即其一例，特為指出其謬，「或于世道人心不無裨益云爾。」

### 董道士的傳說

雍也

我讀了開明先生的抱犢固的傳說，（語絲十六期）我憶起了大串的有趣的傳說。而這種傳說之中，對於董道士的傳說，我知道的較多，並且我爲了這種傳說會親自到過董道士的墳地及和他關法寶的毛廟大王的廟裏。

董道士的故事，大約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早已聽人傳述了。村下人傳述的故事甚多，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單就我們的貴縣裏，一搜集，夠成一本集子了。然許多傳說中，從未有如董道士之有典有眼，有出處，有葬地，並且還有他的子孫。我祖父還說，董道士在「長毛」後還活着，他常到我們村裏來買豆腐，高高的鼻頭，瘦長的身材，兩隻耳朵特別大，頭髮是披散着的，身穿道袍，黃色的，腰束一個刀壳子，背上還插着幾支香呢。……我祖父有名是老實，這種描寫想不是虛構的。他還說當村人打長毛危急之際，曾送遣使去請他來作法，可是不答應。後來還仗我們村裏的「當境天官尊神」請了神兵來，把長毛擋住了。

我訪董道士的墳墓及毛廟大王的毛廟，是在民國九年的春天。那時我到嶺縣中校去讀書，必須經過毛廟村。我經過毛廟村已有五六次了，那次畢竟動了我的好奇心，決計作「訪墓謁廟」之遊，毛廟距毛廟村僅五六箭之地，我遂囑咐轎夫在涼亭裏吃點心，等着我，一面叫路亭裏的童子陪我去，我給他兩個銅板。

毛廟裏我最欲看的當然是經犁耕過而翻起的油地了。（鄉下人說爲「縐地」，用桐油，石

灰，細沙，等填成極平滑，堅固，如水門汀一樣。）這是什麼來歷呢，讓我且先交代明白：夫所謂毛廟大王者在毛廟村一帶，固惟我

獨尊者也，本來，這種小村莊，只要有一個「破脚骨」就可自豪了，況大王乎？但毛廟大王眼睛烏珠太小了，他不到天上去活動活動，偏喜在村裏做個「攪塘烏鯉魚」，並且還時常化爲小白臉來誘奸村婦。他常扮作「小貨老」，沿門叫賣花綫布巾針尺的撈什子，「賣布與村婦，而不向她們要錢，惟時常懇求借宿。不要錢的客人當然爲村婦所歡迎，於是他們間就有這個那個發生了。董道士修道既成，救世爲懷，目觀毛廟大王之淫亂荒唐，不給他一個懲罰，殊非除暴安良之道。他曾寫信警告他好幾次，但大王何嘗放在眼裏，『藐茲道士，何敢逆余，』而董道士既已學得通天法寶，也有點小視「大王」，於是他們倆遂鬥起法來了。

一日，董道士對他的妻子道：『我欲赴天庭，借天牛一頭，把毛廟的大殿的油地都一稜稜耕翻起來，弄得他廟不成廟，給他狗頭一個難看的面子，使他知道我老董的手法……但此去須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回來，你把我的屍首停在後堂，腳後的燈千萬不要使他滅了，而尤其要緊的，是請你不要動哭聲，一哭，我的靈魂便不能回來了。須知道：我是不能死的！』他的妻子遵他的囑咐辦了。過了四十多天，忽有村人忽忽傳說，說毛廟的大殿已被人耕翻了，此後不能再去燒香了，但這種油石砌成的



地不知有誰之力才能耕得動？」大家都紛紛猜想了。

然毛廟大王畢竟是個大王也有點法寶，終于沒計把董道士弄死了。他拿了一掬白米，放在董道士口邊，鼻孔裏，白米紛紛變成虫，他的妻子看見了，知道董道士無法再生了，她想，他的靈魂雖能回來，但他的身體已腐朽了。于是放聲大哭。于是董道士就此告終了。

事之可奇者，在乎那耕過的痕跡，至今還歷歷在目，這是我可說 upon my honor，因為我是親眼目觀的。而且這種油石砌成的地至今用耜頭敲之，分毫不能破碎，而天牛之力量及天犂之堅利，乃出人意想之外了。

這是董道士之收場而已，他的故事還多呢。

一日，董道士到涇縣城裏去買貨，路過崇仁鐘旁的田野，那時太陽已將落山了，而崇仁鎮距涇縣還有二十里地。有一羣農夫正在田間耘稻，問董道士到那裏去，他說到城裏去，買貨，還要打回呢。他們都笑董道士，并且有不聽的話。董道士遂要和他們調皮了。他念乃念符咒，用一根麥桿把日球來支住，不使他落山，同時把農夫的草鞋，放在水田裏，立時變了三四尾最大的井魚。農夫們忙在捕魚，竟忘却時辰了，太陽也不下去。待董道士買了貨回來，對他們說，『我已回來了，時候還早呢。』然後他把麥桿跌倒，太陽突然的掉下，農夫們知道道士作怪，摸着暗路回家，時已半夜過

有一次，道士又赴城裏去了，路旁有一個老農夫罵他不知什麼名字，總是不好聽的，董道士把刀壳的繩吊在他頭上，他立刻變了一隻羊，董道士把牠牽到市裏去賣了，洋錢交好了，董道士因為要把刀壳要回來，一放繩，羊又變了人，但那時這老農已關在羊牢裏了。

一切，一切，我也不願多說了，他既能把日球支住，自然無所不可爲了。但我想，後面的故事或許村人杜造的，附會的，但耕地這回事，似乎非人力所能爲，我真無法解決了。我在中學裏讀了四年書，對於麼件事始終是莫名其妙。

或曰，董道士之法有徒乎？則村人曰，董道士授其術于其姪，教他幾道名神的訣咒。董道士死後，一日，他的姪子正在大解，念起金剛菩薩訣咒來，金剛立即來了，問他什麼事，他的姪子沒有預備，一時急了，發不出號令，只得說，『替我拿搭糞的草紙來』，金剛怒極了，便一艾把他打死了。自是董道士之法遂絕于世。

詎我村五里許，有一村，約十幾家，多姓董，吁怪哉！

開明先生：

這篇傳說寫得太奇怪了，然他流行的區域很廣，勢力很大，故于我印象也特深。紹興的傳說還多呢，如偏門頭的百花台，陶堰嶺的（錢武肅王的）飯沙石。我

都擬寫出來。我看，近來人民因生活程度提高了，都很忙，老婦小孩也很忙，飯後茶餘聚在一起談傳說，暑假回家時竟很少聽見了。一顆星的唱者也沒有如我們小時之固執。我們常感到不可名言的寂寞——或者世亂非擾，民多驚心，受著影響了。那麼，記錄傳說也烏容緩？星期日。

(于北京師大)

### 批評家李笠翁

(通信)

作人先生：今人但知前代有一命聖歎，而不知前代尚有一李笠翁。李氏，與金氏一樣，是看不起不自然的傳說思想的？李氏的精闢見解很多，先生在第五期「語絲」中所舉的「常見可欲亦能使心不亂」一句話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他所提倡的這種「淡而相忘」的態度並非「縱慾」的代稱詞，我們看他偶集詞曲部「賓白」門中論，「戒淫褻」一款的時候所說的「男女同觀，其聞熟語，未必不開窺竊之門」幾句話可見。

我嘗說過，「善」字並沒有什麼新奇的定義，一件事作到適宜的範圍與程度而止，這件事便是「善」的了？禁欲與縱慾，雖然一為過，一為不及，而其未入適宜的範圍與程度則彼此正同。

「件件事都可以照上述的定義來評判牠的善惡？即拏讀書一事來講，我前兩年中曾有一時期只讀古書，不看新近出版的各印刷品，並

且在古書中只讀詩，而別的不讀，到了現在，我回頭一想，那時期的我真可當得「瘋狂」兩字而無愧，——如今我還是同樣的尊重古書，尊重詩，不過並不屏絕近來的印刷品，也不將詩以外的文學束置高閣罷了。」

笠翁譚「詞曲」的兩卷文章中精義實在太多，不勝枚舉，凡是研究文學的人不可不將牠們細看一遍，我現在只舉幾個最有趣味的例了。

「東施之貌未必醜，……只為效顰於人，遂蒙千古之誚；」

「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者反認為主，及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為客矣；」

「入手艱澀，姑置勿填，以避煩苦之勢，自尋樂境，養動生機，俟襟懷略展之後，仍復拈毫，有興即填，否則又置，如是者數四，未有不忽懂天機者；」

這些話都是從事于文學的人所應牢記在心的。

他又說，「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強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絨也，因謂訓蒙師，「褐乃貴人之衣，胡云賤者之服？既云，賤矣，則當從約短一尺，省一尺購辦之資，少一寸，免一寸縫紉之力；胡不窄小其制，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詢，則「顧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

衣褐，無論絲羅罕覯，即見一二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為衣，又皆粗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其為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倍身，長復掃地，即而訊之，則曰：

「此衣之外不復有他，衫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擠以為衾，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覆其足。」魯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類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團，至今未破；非予遠遊絕塞，親觀其人，烏知斯言之不謬哉？」我因他這一段論方言的文章，不覺聯想起一件方言上的趣事，即上海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一本地名人名大辭典，我因牠有用，很預備去買一本；不幸看見此一書在報上登的廣告引了一個例子「俾十麥 Bismark」，這個例子竟驚得我沒有將書買成功。而這位太宰相的德文名字是 Bismarck 英國人將他的大名改作了 Bismark，已經算是偷懶。中國人更將牠改作 Bismor，這簡直是「好為人」父了，我並非不知道「麥」字應讀個上海音，但我想有幾萬之學過官話而來學過上海話的同學們一定要墮入五里霧中。我在此要聲明一句，我並非一個京兆人，以免去護省的嫌疑「我在上海已一住了一年，照民國的法律在上海只要再住一年，就

可託福作一個上海人了。」無論我私人對上海的關係是怎樣，以上海口音來譯西方文字的傾向我總是不贊成的，——雖然一個在內地無相對音的 V 音我是贊成以上海口音來譯的。聽說福州話中有英文 *st* 的發音，如果這一類的字與官話中的 S 音差不多遠，我也贊成以福州人的這種發音來譯英文的 *st*。

笠翁與聖歎曾有過一段文字因緣，笠翁說過，聖歎之許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於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為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神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有意乎哉？」這一段話，不但將金氏的功罪品評的一點不差，（密是善的，拘則作過了，我的「善」的定義可得了一個例子，）並且是一段文人的極有經驗之談。因為我們作文的時候，文中許多得意的地方實在是臨時無意的跳出，並非事前籌劃好的，（自然也有許多地方是事前籌劃過的，）所以笠翁說的「不必盡出有心」一句話是不錯的。從前契詞夫寫他的可愛的人，未落筆時是預備詛咒而落筆後反變成了讚頌，由此看來，笠翁的「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一句話也是確實的。

朱湘，二月二十二日，于上海。